



我心中
尚未崩坏
的部分

僕のなかの
壊れていない部分

白石一文 [目]

陈明姿 王忆云 | 译

×

我心中
尚未崩坏
的部分

僕のなかの
壊れていない部分

白石一文 [日]

陈明姿 王忆云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 / (日) 白石一文著; 陈明姿、王忆云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ISBN 978-7-208-11384-8

I. ①我… II. ①白… ②陈… ③王…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79541号

策划编辑 李恒嘉
责任编辑 李恒嘉 孙倩
封面设计 聂永真



世纪文景

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
[日] 白石一文 著
陈明姿 王忆云 译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62,000
版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384-8/I · 1133
定价 32.00元

十一月十日星期五，我和枝里子去了京都。

那天从白天起就很冷，我们搭傍晚六点发车的“希望号”。我在东京车站新干线月台上吹着北风等待枝里子的时候，身体几乎快要冻僵了。

那天是我二十九岁生日。

但是，这趟短程旅行却不是为了要和枝里子共同迎接我迈入二字头岁数的最后一年而筹划的，只是两人刚好这个周末有空，又恰巧遇上我生日而已。

到达京都车站是晚上八点十四分。

之后我们搭出租车，在河原町一家旧饭店办了住房手续，随后在可以眺望整个城市夜景的餐厅举杯，纪念我们的第一次旅行。

可惜的是，对枝里子来说我早已二十九岁了。今年夏天我已经收到她送的生日礼物，那是一件看起来十分昂贵的夏季毛衣，所以不会再拿到礼物了。

至于为什么事情会变得如此可笑，那是因为我一直有随口撒小谎的习惯。

和枝里子刚认识的时候，就像一般常有的情形一样，两人聊起星座的话题，我一时起意选了和枝里子星座合得来的夏天星座。我

想，哪一天有适当的机会再跟她说明，但是一想到有许多人一旦知道了微小的善意谎言的真相时，反而会变得很介意，于是，总觉得说了也于事无补，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是没说出口。

而且，之所以会有这趟旅行，其实也是缘于我些许的恶意。

这趟旅行的行程都是我规划的，连火车上的查票也是我经手，枝里子在到达京都车站之前一直都不知道目的地，因此下车的时候她露出有点困惑的表情，而那也是由于我一直仔细观察她才捕捉到的，平常的话绝对不会发现她脸上那细微又一闪即逝的变化。

在饭店用餐的时候，我问枝里子：“明天要去哪儿逛逛呢？京都你应该很熟吧？”

“我才不熟呢！你决定吧。”

枝里子回答的时候稍微移开了视线。

“是吗。那明天就由我负责带路。这时候差不多是赏枫的时节了，念大学时我常常来京都玩。”

“这样啊。以前没听你说过。”

“是吗？”

学生时代我整天忙着打工，怎么可能来京都玩呢！

“不过，我本来以为你会对京都比较熟才对。”

“为什么？”

“因为你常常来拍照啊。”

“才没有，我是偶尔才来，而且来工作的时候几乎都是当天来回，没有好好逛过这里。”

“嗯，说得也是。”

我点点头。

然而，我知道枝里子有一阵子应该常来京都才是。

她两年前分手的男友就住在京都。

她的前男友是当红的美术设计师，这几年一直在京都艺术大学担任讲师，还一边在许多媒体发表作品。他在麸屋町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当工作室，过着优雅的艺术家的生活。虽然他跟我年龄相近，却有点发福，蓄着络腮胡。由于他经常在杂志或者电视上谈论京都生活多么有意思、多么富有情趣，因此我也自然留意到他那副和个性极为相称的容貌和模样。

我这样说，并不表示我讨厌他。我既没跟他说过话也没见过面，根本谈不上喜不喜欢。

我只是觉得，枝里子会跟这样的男人交往将近三年实在“颇不寻常”。

我们还没有发生关系之前，有一次，面对我的询问，枝里子如此回答：“我跟之前的那个人是一年前分手的，我们交往了快三年。”

“那个前男友是做什么的？”

“不要用前男友这个词，我讨厌这种说法，而且我也不想想起他。”

当然我没有再追问她什么，那之后我也没有再问过她前男友的事情。

但是，尽管没问她，我怎么可能不对她的前男友感兴趣呢？其实，正因为我没有再问，她反而更应该揣测得到我一定对他们两人持续交往三年这件事非常在意。

她应该很清楚，我和他的工作性质相近，凭我的关系，要确定那个男人的身份并不是件难事。

就像我和她第一次旅行却故意选择到京都，这难道不就是一种近乎恶意的嘲弄吗？

但枝里子却津津有味地吃菜，佯装成一无所知的样子。

然而，我确信她一定察觉到了。

此刻她的胸口一定淌着冷汗，可是到了明天早上，她只会对我的这种举动充满同情。

枝里子就是这样温柔的人。

隔天，我们并没有去逛京都。

我在饭店附近的租车店租了车，朝滋贺县的彦根开去。

穿过京都市街到了山科附近的时候，枝里子惊讶地问：“怎么啦？看来好像要离开京都？”

“我改变主意了，不逛京都，去看看彦根城吧。”

“为什么？”

“为什么？怕你触景伤情啊！”

我猛地把车停在路肩，转过头看着坐在旁边的枝里子。

“何况，要是你突然遇到了之前那个男的会很尴尬吧！”

她沉默了一下，回看着我：“我就觉得，果然你选京都还是为了这件事，对吧？”她轻叹了一口气，“但是你这么做也太花工夫了吧！我不懂你为什么要刻意这样。”

我冷不防地按了一下喇叭。

枝里子吃了一惊。

“我会这么做是因为你不老实跟我说那个男人的事，我只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你我知道而已。”

“干吗一个人生起气了呢？”枝里子笑了，“我早就不想那个人的事了，就算真的不巧遇上了也没什么，仔细想想还真是无趣的男人呢！跟他交往浪费了我三年宝贵的时间，觉得自己还真笨！”

我放开方向盘，身体挪向枝里子，枝里子从侧面抱住了我，静静地抚摸我的头发。

“我不觉得在意过去的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可是我对你之前和谁交往一点兴趣也没有。”

我坐起身子再一次盯着枝里子。

“我不这么想。如果你是发自心底想了解某个人，自然会很想知道那个人的过去。你对我过去的女性关系不感兴趣，那不就代表你对我没有兴趣吗？”

枝里子招招手要我靠过去，于是我又靠了上去。

“是、是，”枝里子笑着说，“但是，就算我问了，你也绝对不会说吧？”

“当然不会。”

“那我要怎么做呢？”

于是我又坐起身子，说道：“你自己去调查不就好了。”

“像你这样吗？”

“是啊。”

“调查了之后呢？调查完了跟你报告或者质问你吗？这样你会高兴吗？”

“才不是然后会怎么样的问题，而是调查这个举动本身很重要。”

“但是我无从着手啊，你从来没有带我去过你住的地方。”

她这句话简直就是耍开话题，于是这次换我叹了一口气。

“你啊，真的是很麻烦哪！不过，我的眼里只有眼前的这个你，我想要好好地了解你，我决定要相信自己的眼睛。”

枝里子果决地说，完全是枝里子的风格。

我们经过琵琶湖大桥，在中午之前抵达彦根。阳光与昨天迥异，非常暖和，风也温和多了，我们在彦根市政府的停车场下车，穿过护国神社旁的鸟居，沿着护城河走进城内，城郭里的枫叶和银

杏已染红了。我在多闻櫓瞭望台前左转，先走向埋木舍，这里是井伊家第十四代的直弼^[1]从十七岁到三十二岁这段不得志的十五年间居住的宅子，也是舟桥圣一的《花之生涯》这部作品的主要场景之一。

穿过悬挂“井伊直弼御学问所”巨大门牌的前门之后，有几间相连的雅致平房。四周只有三四个像是观光客的人站在建筑旁，隔着竹栅栏看拉门敞开的房间内部，十分静谧。

“不愧是井伊直弼的住所，好气派啊！”枝里子感动地说。

“这在当时不过是间中级藩士^[2]的房子。”我笑说。

起居室里摆着直弼的等身立体纸板肖像，枝里子一脸认真地读上面的说明。我看着她的背影，一边想着，她该不会关心什么井伊直弼、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安政大狱事件、樱田门外之变^[3]诸如此类的事吧？

“你读过《花之生涯》吗？”枝里子突然回过头问我。

“读过啊。”我答道。

“真的是博览群书呢！”

“也没那么厉害。”

“是怎样的故事啊？”

“嗯，印象不是很深刻，故事的主角与其说是直弼倒不如说是他身边主导安政大狱的长野主膳，这两个人再加上绝世美人村山多加，应该可以说是一本描写三角关系的小说吧。”

[1] 1815—1860，江户幕府末期辅佐将军的最高执政官，彦根城的藩主。

[2] 诸侯的武士。

[3] 1860年，大老井伊直弼在江户城的樱田门外遭到尊王攘夷派的水户、萨摩脱离藩主的浪人武士暗杀，起因是井伊在未得到天皇的允许之前，暗中签订神奈川条约，即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并发动安政大狱，镇压反对派的诸侯、公卿、武士。

“哦。”

然后我一边回想一边背诵《花之生涯》里我最喜欢的一段。

古云：诱惑人心者莫如色欲。据闻，久米仙人见浣衣女子雪白足胫而意乱情迷，顿失神力；揉女子之发为绳，足以缚象；又，以女子足下之履为笛，足以引秋鹿。女者，魔性之物也，不可轻忽。

枝里子一脸愕然地看着我。

“我常常想着你脑袋里到底装些什么。”

“这是京都旅店主人和助因为看不惯长野主膳沉迷于村山而评论的一段话。意思是说，像你这样的人连头发都能把鲸鱼钓上来，两手将你此刻穿的鞋子拿起来敲击出声的话，一定连熊猫都可以召来。”

我索尽枯肠勉强地从记忆里想出这些字句，只觉伤神不已。隔了这么久之后重新咀嚼这一段文字，不禁慨叹真是一针见血。

女者，魔性之物也，再也没有什么比色欲更能诱惑男人了……

水手队的铃木一朗还在欧力士队的时候，曾和情妇发生纠纷，他的性事最后被杂志披露出来，闹得沸沸扬扬。根据情妇的说法，一朗曾如此喃喃自语：

“惟有性欲是男人无法压抑的事。”

我在读这段报道时颇有感触，这位以精准无比的挥棒技巧睥睨群伦的天才，竟也无法控制下半身的那一根啊！没错，美丽的女人是多么可怕，而此际站在眼前的枝里子也必然如此。

想到这里，我又想起这周一和同样负责某位作家的某出版社经

理一起喝酒时他说的话。

“我啊，每天一定要自慰之后才去公司，已经持续好几年了。”

于是我问他：“你会一边看着成人录像带之类的吗？”

他说：“偶尔吧。通常是早晨醒来之后在床上一边幻想一边做。”

虽然他位居经理，但不过才三十八岁，我不禁想，再过十年之后我也会变成那样吗？我焦躁起来。村上春树在《挪威的森林》里也描写主角会在约会前自慰，而我，晚上若是没有像昨天那样和枝里子做爱，又或者是没有和朋美或大西小姐碰面，通常都会自慰。

有时候我会想像已婚男人躲着妻子自慰应该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处理的呢？至于那些人妻，若是一天到晚待在家里的话就可以找适当的时间自己解决，或者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可能去卖春，或是靠着当前盛行的交友网站来解决对褪色的婚姻生活的不满。

上个星期，我在浦和车站前搭出租车去取稿件，看那年约五十岁的司机频频检查手机的电子邮件，我忍不住问他。

他自豪地说：“我跟两个别人的老婆发生关系呢。两个都是二十多岁，二十四跟二十六，说是年轻男人太可怕了，所以跟我交往。”

我再问他：“不过，网上交友的成功率不高吧？”

“也是啦，这两个人也是我试过好几十个才遇上的。”

他的声音里有着掩藏不住的兴奋。

彦根城的天守阁是废城即将拆毁的前一刻，大隈重信^[1]前来视察，惋惜其威容，而特别上奏明治天皇才保留下来的，今天一看果

[1] 1838—1922，政治家，佐贺诸侯，历任维新政府的要职，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下野，又于大正年间担任首相，并创立现今早稻田大学的前身“东京专门学校”。

然壮观无比。不过，事实上这座天守阁是从京极高次^[1]的居城大津城迁建而来的，据传这里的天秤櫓本来是与秀吉有渊源的长浜城的瞭望台。

爬上陡峭得惊人的阶梯后再爬上三层楼高的天守阁最上层，我们眺望着西北方广阔的琵琶湖，我向枝里子说起迁城的典故。

枝里子说：“以前的人回收的工作也做得这么好呀。”

“是啊，筑城可是非常花钱的大工程。尽管每次遇到战争城墙就会被烧毁，但是残余的建材或石墙还是会被适当地再利用。没办法，不这样的话既花大钱又耗时。”

“想不到那些战国诸侯的经济观念也挺实际的。”

“那当然啦，他们比现在的人活得踏实多了。”

“他们不是一天到晚只顾着打仗吗？”

“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了解死亡，不知死亡的人是不可能踏实地活着吧。”

“那，你了解死亡吗？”

“不，我只不过是每天怀着如果没有出生在这世上该有多好的想法活着。”

“又来了，老是说些奇怪的话。”

枝里子牵着我的手一同凝望晴空万里的景色，平稳的湖面波纹不兴。沉默顷刻，她说：“不可说‘要是没来到这世上多好’这样的话，会遭天谴的，毕竟，有很多人想活却无法活。”

这话让我突然想起母亲。

母亲此时此刻也还是一面祈祷着能继续活下去，然而却只能无

[1] 在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手下任官而兴起，后来被封为大津、近江一带的诸侯。

可奈何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度过吧。

“那样的人到底要活到什么时候才会觉得够了呢……”

我小声地咕哝，并没有刻意要对枝里子说。

“哪样的人？”她回问我。

“就是想活却无法活的人啊。”

我的视线没有离开波光粼粼的湖面，只是更加用力地握住枝里子的手。

“我觉得，如果有人无论如何都想活下去，那么我这条命随时都可以给他。但是，假使把我这有限的生命给了那个人，过了几十年后，无法继续活下去的那一刻终究还是会到来，那个时候他一定还会说‘无论怎样都想活下去’，不是吗？”

“但是，快死的人不是都会想如果还有一年就好了。”

“那么，就是说过完一年死了也没关系啰。”

“情感上是这样的吧，想作些接受自己死亡的准备吧。”

“是这样吗……”

我思索了一下。死亡需要准备吗？要说准备，那活着本身不就是在为死亡作准备吗？

于是我说：“我觉得不是这样，如果可以多活一年，那大家一定只是拼命地活下去而已，只不过是死的时候比起一年前甘愿而已。”

“那种甘愿一定很重要。”枝里子随即这么回答。

但是，我不这么想，甘不甘愿不重要，也没什么特别了不起。如果甘愿“很重要”的话，那么我说“没有来到这世界有多好”又为什么会“遭天谴”呢？！

枝里子说的话乍听之下好像有些道理，仔细一想就会发现只是

信口开河，缺乏一致性。

我们稍晚在彦根王子饭店用了午餐之后，开车前往安土城参观安土城遗址。近年来由于一波考古调查和研究的热潮，政府借由计算机绘图重现了安土城的原貌。当年竣工的宏伟规模和黄金打造的天守阁曾经成为热门话题，但实际的遗址只有小丘上的石墙，景象萧条。不过，只要循着定界拉绳的痕迹就会发现城郭的范围超乎寻常地宽广。枝里子一边爬上通往山顶天守阁遗迹的长长阶梯一边嘀咕：“为什么这楼梯阶与阶的间距这样宽啊！这样的话不是反而难爬吗？如果能更用心做窄一些就好了。”

“大概是为了要让马匹能爬上去吧，而且，也要有一定的宽度让士兵持枪时能两脚踩稳，才能在敌人来攻时迎击。”

“啊，是因为这样啊！”

一如往常，枝里子露出非常佩服的神情。

从天守阁出来，太阳急速西沉，开始吹起冷风。由于两人都流了不少汗，不禁感到寒意袭人，于是依枝里子的提议急忙下山，回到了京都。用晚餐的时间有点晚，但是她带我去一家位于鸭川河边的餐厅，不仅味道不错，连账单也是枝里子付的，我很高兴。

“先说好，你可不要随便怀疑这家店哦。”

由于在穿过玄关的时候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向她道歉：“真抱歉，是我做了让你讨厌的事。”

枝里子咬着嘴唇，神情变得有些哀伤。

饭后换我带枝里子去我每次来关西就一定会造访的店，那是祇园的一家和式酒吧。这间酒吧的老板娘曾经是我负责的一位年轻作家的父亲的情妇，擅于交际，她胖猫似的身躯以及凝脂般滑腻的雪白肌肤都与那年轻作家非常相似，我暗自猜想，他应该是这老板娘

的孩子。

那晚老板娘接待我们两人，我向她介绍枝里子，她反复地说：“好漂亮的美女啊！松原先生你好啊！”

等我认真喝起酒后，老板娘把枝里子叫到吧台旁窃窃私语了许久。

搭出租车准备回昨天住宿的饭店时，枝里子说了这样的话：

“老板娘说，虽然你总是绷着脸，但其实是很容易感到寂寞的一个人，忍受不了孤单。这样的人啊，出人意料地没什么地方可去哦！”

我听了她这么说，想起许久前在那里醉倒，后来在二楼房间过夜的事。我那难堪的样子，老板娘一定印象深刻吧。说不定我也曾有伏在老板娘膝上痛哭着好孤独好孤独这样的丑态。但是，那不过是一种测试罢了，我在许多店里都曾那样试过，这有点和狗在地盘里的电线杆上小便的愚蠢习性一样。

我心想，老板娘的多管闲事有点不切实际，不过我却没有把这感想告诉正在兴头上的枝里子。

从京都回来之后，我觉得暂时不要和枝里子见面比较好。

激烈做爱奇妙地让彼此身体逐渐熟悉起来。尽管只是周末的短程旅行，但从早到晚一直在一起的经验，对于两人今后的关系有着某种程度的意义。对枝里子而言，我在她心中的地位应该更为确定了，而对我来说，枝里子的存在也变得更为深刻。

这绝对不是有什么不愉快的事，但是我却打算暂时不和枝里子见面。我这么做是想让枝里子再次觉得我是一个难以了解的人，我认为大部分的人际关系之所以能维系，就是因为双方极力地想要了解对方，因此，保持在一种无法深入理解的状态十分重要。这就像读过一次的书就不会重读，就算读了也只会觉得无趣而厌烦，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如此。

很久以前我曾经对一个正在交往的女生说了这样的想法，她却不以为然。

“人本来就不是书，不过有些书却是不论读几次都很有趣的，何况如果真要把人比喻成书的话，我觉得那是一篇没有结局的长篇故事。”

而且，她还这么说：“人类这种书本来就嵌满了许多无法判读的文字和暗号，就算读再多次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如果要比喻的

话，我觉得啊，每个人都像是好几万种音符编成的音乐，非常复杂的音乐哦，每次听的印象都不同。”

这些天来，我着实花了一番工夫想要理解这女孩的话。

但我还是觉得，世界上没有不论读几次都觉得有趣的书，也没有那种没有结局的故事。况且，把人比喻为音乐，未免太自以为是了。

然后我想到，如果真要反复读同一本书，那只有忘记一部分的内容了。

我了解枝里子的身体，也知道她前男友的事，除此之外，还知道很多别的。

是该忘掉一些的时候了……

于是，从隔天起我便借着喝酒打发夜晚的时间。

第一天和同事在新宿喝到天明，然后直接去上班。然而，和谈不上喜欢与否的同事一起喝酒非常无聊，我觉得麻烦，于是从第二天晚上就一个人去了几家常去的店，喝到凌晨三点左右才回到公寓。

这段期间，枝里子打了好几次手机，但我一次也没接。

第五天的清晨，剧烈的牙痛让我醒了过来。

大概是连着几夜喝酒使得在半年前中途放弃治疗的右侧智齿发炎了吧。那痛像是头部侧边被铁锤重击一般地难受，我连忙去了牙科。如同我所推测的，医生说很严重，最后以拔牙收场。

那晚我还是去喝酒。拔牙一个小时后止血了，我一口气吃了三份份的消炎止痛剂，痛楚立即消失。我没吃午餐，晚上一位散文作家邀我去柳桥吃寿司，在店里喝了三合^[1]的酒，但也没事。

九点左右和散文作家道别，一小时后我到了森下车站旁的“崧

[1] 一合约为180毫升。